



股爷

王安 著

您上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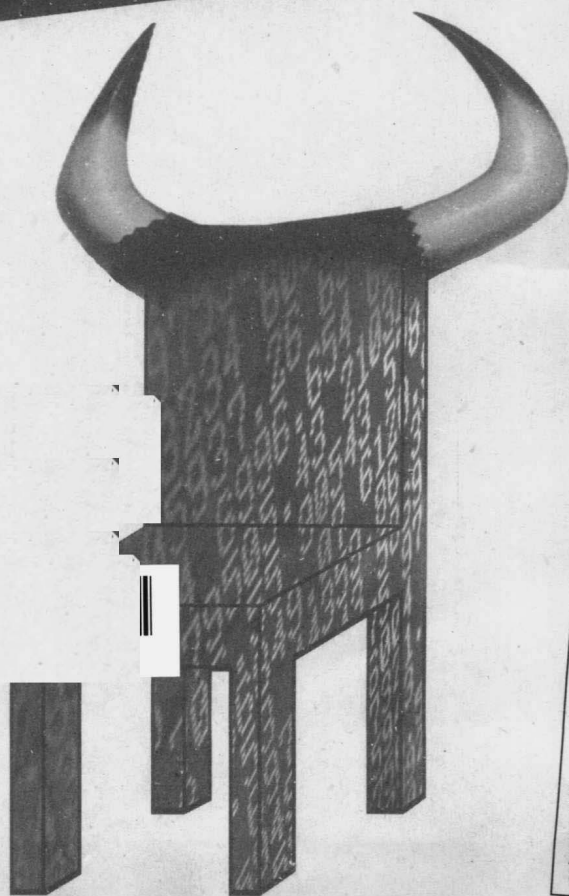
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

股爷

王安 著

您上坐

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

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股爷您上坐/王安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0.11
ISBN 7-80142-263-5

I. 股… II. 王… III. 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6804 号

股爷您上坐

王 安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|| 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

||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

850×1168 1/32 12.25 印张 306 千字

2000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142-263-5/Z·112 定 价: 19.80 元

今天谁来喝茶（自述）

我特想严肃认真，不苟言笑，让人家说我酷。

我上大学学的是统计，投入产出，从化肥种子农药麦子到炸好的麻花团子端上桌来，投入多少，产出几何，计划得清清楚楚，执行得滴水不漏，数字化生存。

但我第一天上班，办公室的大姐问：你带瓶子了吗？今天分香油。

于是我大觉悟了，生活中哪那么多数字化生活？骗小学生吧。

从此，我立志要化神奇为腐朽。

正想着，来了个数字：中国证券市场 10 年了。谈了一圈人，看了一箱书，想出点新意思。

想那高西庆 10 年前从美国华尔街杀奔回国，一口美式英语，

满脑子美国法律（小布什和戈尔的争斗这回可让美国法官着了回大急），然后顽强地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，好比是宣传队，好比是播种机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。但结出的果子慢慢串了味儿。这个串味是好是不好？高西庆可以宁折不弯，坚持己见。但高西庆没有，而是到证监会去当了副主席。在连队里，副连长往往是带着敢死队往前冲的角色。早先，高西庆的串味也许还有些被动，后来则是主动的，是心甘情愿的。股市是应该最市场化的，但他想到他家乡陕西的国企的父老乡亲，那么多人困难着呐，股市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——市场化是需要时间的。

高西庆非常下功夫的是第四章《兼并收购》，写得非常详细，“前后都能够对得上”。法制局的人说，这一章没什么用，谁也看不懂，中国哪能像西方一样大鱼吃小鱼呀，十年八年都不会有兼并收购的事。高西庆说：只要有市场，有这个温床，就会发生兼并。最后妥协了一下，保留这一章，但删得只剩几条了。“对不上口，我反对。”高说。

《条例》1993年4月底出来了，81条。海外马上就有两种反应。一是说：“中国行啊，居然能出这么个东西！”另一是说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呀，东少一块西少一块，怎么出这么个烂东西！”

高西庆说：“不是应该是什么，而是怎么能够通过。”

《条例》出来半年后，1993年9月，中国第一起兼并收购案宝延风波发生。半夜，证监会秘书长朱利给高西庆打电话，说《条例》无法套用。高当时正在纽约，大笑：“怎么这么快！”（《股爷您上坐》第七回）

要想独立自主不让上级管着怎么做？低层次的做法是告真状

或者告刁状。让上级走人，至少不敢管咱。王石选择了理想化的方式：股份制有解决产区的功能，上市公司是董事会说了算，于是万科拼了命地上了市。这条路从理论上是行得通的，但谁乐意拼上花样年华讨个说道呢？王石就这么做了。经过16年，万科终于换了大股东，王石终于拜拜了老东家。大家把充满理想的人叫书生。

我（王石）只有硬着头皮就去找李灏求援，也就是所谓的告状吧。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同李灏对话。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，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手握一支毛笔，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。听我们倒完苦水，他把笔一搁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，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，要沉得住气，困难越大，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。”市委书记还暗示：深特发老总在北京的背景。（《股爷您上坐》第三回）

凭什么让尉文渊去当上交所的总经理？今天咱一条一条地分析，轮到谁也轮不到他呀。尉太有想法了，也不请示就在文化广场开了股市大棚，在华北制药厂职工股问题上打瞌睡，在讨论T+0时大放歪辞。尉文渊自己也知道不能总是这么独立自主下去了。

尉文渊知道自己该走人了，但没想到是这么个走法。什么叫在劫难逃——1995年春节后尉文渊出国，本来应该2月28日回国，但惦记革命工作，22日就回来上班了，第二天就赶上327事件，这一劫终于没躲过去。哪怕来些不大有意思的理由，飞机晚点孩子生病崴了脚脖子闹了肚子——但如果有一万个理由，就会有一万零一个劫在等着。（《股爷您

上坐》第八回)

管金生乃上海一介豪人，曾被称为证券教父。如果不是管金生，如果把别人放在 327 事件管金生的位置上，十有八九也要变成管金生。也许各种条件促成了管金生的作为资本者的本能的发泄。本能应该受到大的指责吗？比如求生本能。

有国债利息浮动利益空间巨大的诱惑，有国债期货金融工具提供的可能，管金生以及他的对手们体内的本能暴躁起来。怎么形容这种本能呢？实在不是对管金生们的不敬，实在不能对一个正在坐监者不敬，而是找不到更生动的比喻——比如一条饿犬抓住一根骨头，粗气大喘，喉音低颤，两眼凶光，这时候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它，包括它的主人。人家把这叫做“护食”。（《股爷您上坐》第八回）

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。坐，请坐，请上坐；茶，喝茶，喝好茶。我不知道该请谁来喝茶，不知道茶客是否满意，于是不敢数字化生存，不敢做正史，只好大话，只好化神奇为腐朽。

经济相声喷鼻香（代序）

林黑 深圳自由撰稿人

像小孩子对“M”字母亲切、像克林顿对海军蓝头痛、像谢晋死活要瞄准斯皮尔伯格、像赵本山梦见倪萍——逢有什么经济新闻冒出来，我总会下意识猜测和等盼：看王安怎么说。更多时，他说了我才知道。你是我的吴小莉；你是我的第三十九只眼睛！

走在春风里，准备跨世纪。我们经常被王安的文章娱乐和启发。他是少数捂住名字能猜出其人来的专栏作者之一。点到为止、提纲挈领、运斧生风，他只砍鼻子上的白粉，不砍鼻子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财经沃野上，依托着文革悲喜剧留下的方言习语，摸准了百姓的痛痒和善恶标准，王安搂草打兔子，又娶媳妇又过年（东北话：可劲造）。有人累瘪了腮帮搜尽奇峰打草稿，怎比他平地生波、黄土变金。

他胡起立乱点名，芥末放得恰到好处，神出鬼没的金箍棒扫

倒多少人啊，有人想买凶杀头也似题中应有之意；他的圈点弹赞倚马可待，随朝阳而来，点染勾勒的世相和国情、风景和机关又何其丰富，整个儿一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他的注意力是那么广泛，他的眼神又那么邪乎：一只苍蝇飞过，他能知道它的性别、情绪状态、所属产地还有商务目的。他像王朔新书中描写的保育院阿姨：一眼东一眼西把全院子的动静尽收眼底。

像小孩子对“M”字母亲切、像克林顿对海军蓝头痛、像谢晋死活要瞄准斯皮尔伯格、像赵本山梦见倪萍——逢有什么经济新闻冒出来，我总会下意识猜测和等盼：看王安怎么说。更多时，他说了我才知道。你是我的吴小莉；你是我的第三十九只眼睛！

伊沙说冯巩牛群是大陆惟一可看的相声搭档了，想那原因不外跟时代贴心贴肺。比如春节晚会，他们特意要把莱温斯基拎出来。过去的一年，那只肥鸟招惹了多少眈眈虎视和炎炎欲火呀，冯牛二犯专冲人们的注意项和敏感带伸爪子。

相声是比京剧还亲民的国粹，不能在我们手上失了传，断了水源。而老艺术模式需与新生活新思维八肢共绞血乳交融，水银般动感地奔驰在辽阔的现代战场，方能枯木逢春、老蚌新珠。不然，怨我口粗，就会罐里养王八，越养越抽抽儿。“1000多万瓶秦池酒能把中央电视塔漂起来。”多精彩啊，跟我师爷马三立的名句惟妙惟肖：“一万多苍蝇把他给推了出来。”

长虹囤积彩管的时候，我正巧从《青年文摘》上看到川端康成一小说。讲有个收费厕所的老儿，为了挤垮邻居对手，装顾客钻入人家的厕所里打持久战，由此把大批客户撵到自家的马桶

上。时辰大了，终于脑溢血牺牲在损人利己的岗位上。这段子含金量多高呀。我想给王安寄去，但山长水阔，也有单小海式对邮路的悲观体认。其实主要想被窝里放屁，独吞。这事那事把我缠住了，结果新闻变旧闻，活鱼成死鱼（它们气死了——王安的名篇）。这个教训请办公厅传达各省、市、县团级以上，引以为戒。

当今经济社会，全球一体，波诡云谲真伪难分。无论巨贾还是草根一族都打醒十二分的精神儿，此间的导游掮客传销者也汗牛充栋聚蚁成雷。有的口水多过茶，有的把简单问题黑格尔化，都成了王安的反衬。他只掐供尖儿给我们，揪龙筋玩，足球术语是：快速通过中场。他是勤劳的人民教师、贫嘴刮舌的活宝、顽强的上访者、唱易水歌的剑客、领盲人过马路帮大妈填存折的雷锋、冲长官意志作鬼脸踢庄严老爷屁股的玩童。但主要的他是给了我们无穷欢乐的家伙，打开我们的智慧和机敏。宁可三天不喝茶，不能不看新风霞！这是当年周恩来朗声念出的顺口溜。值回票价呀。路多长，情多长。今后的王安充满变数，谁活着谁看得见。

诗意地栖居在先富起来的地带，以前我立志做一个丧家的中产阶级乏走狗，读王安久了，又想改辙儿：干吗不仁者爱人，将整个社会收入眼底，择肥而噬？以后我哪个阶级也不招呼不照顾，不鸟，爱谁谁。

看到排水量很大的学者许纪霖和人对话，圆领！指的是下岗一族，我欢喜了，宁愿这是王安发明的词汇。不免形象思维，大约指人家睡容寝貌，半壶隔夜茶、一件老头衫大背心吧？但我要义正词严地指出：下岗不构成一个阶层，就像阴天不等于雨季。下岗者由前白领和前蓝领组成，他们靠人救济，应是短暂的一

段，而非需要喂饭把屎一辈子的弱智人。下岗本是对过去谬误的赎买和纠正，却渐成为道德慈善家身上的绶带了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真理刚刚普及，嗟来之食的羞辱却四下响起，不对味儿。

打拖拉机时跟对面商量，咱放他们到十好不好？儿时读海明威，最使我亢奋的是他卯足了劲跟死去和活着的大师叫阵（上海话：别苗头），用自己的新作——把他们干掉。成年人一般不做五年计划了，可我重新来复梦中身，姓王的，暂时你像一只天生臀部较高的亚洲羚羊，远远地跑前面了，我一定要追上你，这辈子不能，就下辈子。

（原载《万科周刊》1999年6月30日）

引子

坐，请坐，请上坐
茶，喝茶，喝好茶

股 爷 您 上 坐

就像濮存昕拒绝艾滋病，就像毛宁搓火记者，就像夜归女人躲着黑暗，就像电脑害怕千年虫——10年前，中国人不谈股票。

何止是不谈，压根就不知道股票为何物。

就这么一位爷，怎地就登天上堂喝茶就座了？让大家爱他恨他疯狂他嚵嚵他？

王石为什么陡生反骨，16年拜拜老东家？

彭建东如何玩弄股权戏，拎空了原野？

怒向胆边生，管金生抡板斧，却判他随地吐痰？

常在河边走，尉文渊加小心，怎奈何在劫难逃？

赚了眼泪赚了笑脸，垃圾股好运招人妒忌，

红了别人绿了自己，康柏华喋血令人叹息……

股爷，坐，请坐，请上坐。

潇洒秋风今又是，换了心肝。

目 录

(1) 引 子

(1) 第 一 回 亲历纽约大股灾 王波明洒笑
套牢中国留学生 尼克松费心

(20) 话 外 之 一 证券市场：管理混乱 法制粗疏
环境压抑 理论软弱

(29) 第 二 回 侃股市 宫著铭夜访朱市长
折令箭 高西庆信服王岐山

(51) 话 外 之 二 无为而治 让经济更加自由

(60) 第 三 回 丢了八百万美金 王石陡生反骨
为了五十元飞乐 约翰大动排场

(76) 话 外 之 三 中美高层研讨股票市场

(80) 第 四 回 急敲鼓紧搭台 尉文渊倒在开业式
前面拽后面踹 哥儿俩竖起深交所

(99) 话 外 之 四 深沪交易所
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儿

目 录

- (108) 第 五 回 破帽遮颜过市 国库券像条鸡肋
鼓噪承购包销 李青原推门就进
- (129) 话 外 之 五 第一基金淄博出世
- (133) 第 六 回 周建南到访深交所 绝密救市
彭建东玩弄股权戏 原野停牌
- (158) 话 外 之 六 企业这只鸟被喂成青蛙了
- (162) 第 七 回 深股爆市 大把抽签表截留
证监分立 花甲刘鸿儒领军
- (187) 话 外 之 七 人大代表提案建立证监会
- (189) 第 八 回 惊天大案 管金生 327 抢板斧
国债回购 辽国发引爆债务链
- (214) 话 外 之 八 管金生被判 17 年
- (220) 第 九 回 胳膊拧不过大腿 评论员使出杀手锏
大鳄吞不下港府 曾荫权一脸悲喜剧
- (238) 话 外 之 九 《人民日报》
两发评论员文章
- (251) 第 十 回 七年一瞬 法人股半月高潮
STAQ 腾挪 章知方锁定和讯
- (272) 话 外 之 十 1999 联办恳谈会
- (289) 第 十 一 回 半梦半醒 琼民源占尽便宜
云里雾里 张国庆拐了君安
- (323) 话外之十一 见怪不怪侃股市

- (334) 第十二回 打虎先打纸老虎 悬了郑百文
瓷器碰上金刚钻告下证监会
- (353) 话外之十二 张维迎舌战高西庆

第一回 亲历纽约大股灾 王波明洒笑 套牢中国留学生 尼克松费心

高西庆之所以標着王波明，是因为他们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，要回国去干件事，用现在的话，要去做个局。怎么个局？就是要把个物件捎回去，这物件往大里说是资本交易机制，资本就是马克思说的“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”的那个物件，往小里说是证券交易所，再小点说就是股票交易所。

最后的防线崩溃了。“卖”“卖”“卖”的喊声像12级巨风刮过洋面掀起的涛声，我们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。更糟糕的是电脑自动报价系统应接不暇，报价显示比成交时间晚80至100分钟以上。谁也不知道价格掉到哪里，谁也不知道按6亿股交易量极限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，谁也不知道事态向何处发展。无数的未知数加剧了恐慌，人们全都昏了头。

很有些中国人看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看第一章，

看第一节，商品，哦，剩余价值，剥削，打倒资本主义！OK，他们以为这就是马克思。其实，《资本论》只是马克思理论的二十四分之一。马克思在1887年写完第46卷，到1939年才发现，这是马克思体系的一个总纲，这里面讲资本、讲人性，有多少人认真看过？

愣就失踪了4个月。

失踪者叫王波明。寻人者叫高西庆。

1988年5月到8月，王波明哪去了？失踪前王波明在纽约，Party都开过好几回，和大家告别过好几回，该哭该笑该作秀都有过好几回了，然后人就不见了——直到当年8月，高西庆在北京见到王波明，这才喘顺了气。

高问：你去了哪？王笑，不答。王波明这几个月的失踪，也许算得上中国证券史的一大悬案。信不信由你。

高西庆之所以撵着王波明，是因为他们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，要回国去干件事，用现在的话，要去做个局。怎么个局？就是要把个物件捎回去，这物件往大里说是资本交易机制，资本就是马克思说的“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”的那个物件，往小里说是证券交易所，再小点说就是股票交易所。

在新中国，谁敢说股票身上还有优点，谁敢说交易所的缺点是可以改造好的，就请看茅盾的《子夜》。

高西庆王波明自知难敌茅盾老先生，所以在叫板之前先就留下退路，他们约定：回国后干5年，5年内不言退，如果5年干不成事，各奔东西。

高西庆打算在东边修自行车。王波明在西边卖包子。

这东边西边不是在美国。回国之前，他们把后路断了，不拿绿卡，不受任何诱惑。